

大河湾

周树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河湾

周树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沼泽 / 周树山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451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2891 号

书 名 大沼泽

著 者 周树山

责任编辑 王昕宁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451-0
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人生充满劳绩

然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

——荷尔德林

我爹是个鬼。

人家告诉我，耶稣生在马槽里，他好像是没有爹的。我也宁愿像他那样没有爹。可是我有爹，他把我揍出来了，我娘把我生在土炕上。我爹在赌场上推牌九，我哥跑去告诉他，说我娘肚子疼，要生了。我爹抓了一颗牌，“叭”地顿在桌面上，连头也没回，说：“生个×去吧！”等我哥跑回来时，我娘掀开炕席，爬到了土炕上，我已经从我娘的肚子里钻出来了。我血乎淋啦地蹬着小腿，青紫的小身子沾满了灰土，可是脐带还和娘连着。我娘从灶坑里扒了一些小灰，垫到了土炕上，我身上的羊水污血和灰土混在一起，成了一个脏乎乎的泥蛋子。我娘说：“快找剪子来！”我哥找来剪子，递给我娘，我娘把脐带剪断了。

我娘把脐带剪断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完蛋了！我先是觉得冷，然后觉得脏，我是不愿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可是我娘把我抛到这个脏乎乎冷飕飕的世界上来了。我无声无息地躺在灰土里，不想睁开眼睛。我娘吩咐我哥说：“找铁锹来，把这玩意儿撮出去，扔到猪圈里。”我哥就跑出去找铁锹。不一会儿他就拿着铁锹回来了。我听到饥饿的母猪在圈里吼着，“咣啷咣啷”地拱着圈门子。娘在生我之前正在舂猪食，锅里边散发着热腾腾的甜菜叶子和谷糠的味道，她还没来得及喂那头该死的畜生就把我给生出来了。我既然讨厌这个世界，那就索性做猪的一顿美餐吧，这就是娘当时的

想法。我哥端着铁锹撮我，不知怎么他弄疼了我——以后你会知道，我哥这个人总是笨手笨脚的，他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糟——他弄疼了我，我很愤怒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把干柴棒一样细瘦的小腿蹬来蹬去。我哥说：“咋整呢？”我娘说：“上锅里舀猪食去吧，这玩意儿还活着呢……”

我娘把我贴在她的胸脯上，又抻着她短小的棉袄大襟护住我，旧棉絮的霉味呛着我的鼻子，可是我觉得暖和，我不哭了。娘把她的奶头塞进我的嘴里，于是我找到了活着的理由。我吮吸着娘的奶水，觉得有了一点儿力气，我想活下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人活着是为了自己的肚子，吃饱肚子是为了活着。

我娘说：“狗伢呀，娘的肚子空啊，就像一条倒光了粮食的口袋，你给娘熬点儿粥吧！”我娘说话有气无力的。狗伢就是我哥，他答应着，就去屋外抱柴禾。我哥抱回柴禾，刷了锅，我娘就等着喝粥。可是等了一个时辰，粥并没有端上来。娘就喊：“狗伢！狗伢！”我哥进屋来了，他的小脸儿满是泪道道儿，两手攥在一起，棉袄大襟上沾着血迹。娘问：“你咋啦？”我哥哭着说：“娘，我也饿。我想削个锅叉馏个饼子，可刀子割了我的手！”娘叫道：“哎呀呀，伸出我看！”我哥把他长皴的小手伸出来给娘看。娘看了，左手食指割了个口子，血流了不少，但并不严重。娘把他受伤的指头含在嘴里嘬了嘬，说：“狗伢呀狗伢，你咋这么没用呢！去，弄点土面儿上上，不碍事的！”我哥就出去在伤口上涂了些干土面儿，他不疼了，但他已经受了伤，他不能熬粥了。

我哥出去靠墙蹲在屋前。黄狗过来了，它是只母狗，正在哺乳期。它的六个崽儿全被我爹摔死了，它的两排奶子松垮垮地垂在肚皮下，它走过来，亲热地嗅着我哥的脸，伸出软乎乎的舌头舔着我哥的手，小声小气呜呜着，安慰着我哥。我哥摸着它的头和脖子，它就靠着我哥坐下来。黄狗依偎着我哥，他们默默地坐着，看着这个世界。母猪吃了食，在圈里安静下来；一只母鸡飞到猪圈的矮墙上，西风吹得它的羽毛蓬散着，它在矮墙上前仰后合，终于站不稳，跳下来，“咕咕”叫着，走进墙角的鸡群里。西斜的太阳像被搅散的蛋黄，黄啦吧唧地一团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世界被无边无沿的混沌气团包裹着，谁也不知它的边界在哪儿。我哥和黄狗坐在墙根儿下呆

呆地看着世界，他们看到了母鸡和太阳。我也来到这个世界了，我贴着娘瘦骨嶙峋的胸脯吸了几口奶水后沉沉睡去……

娘也稀里糊涂地睡着了。我不会做梦，我睡着和没来这个世界前一样，但是娘做梦了。娘梦见她和我大姨——我大姨已经嫁到毕家屯去了，但在梦里她们姐俩还是黄花闺女——在苞米地里走。苞米已经蹿蓼了，叶子黑黢黢的，无边无沿的苞米地里闷乎乎的，她们穿着的花小褂已经被汗水湿在了身上，浑圆的肩头落上了很多苞米花粉，那些浅粉色的小颗粒沾在她们的头发和裸露的胳膊上。没有风，多么闷热呀！垄沟和垄台都很干爽，有一棵一棵柔弱的小草。她们姐俩什么也没拿，不是拔草也不是锄地，好像什么也不干，就是走啊走。娘很快活，和姐在一起，她不怕什么！她们不知走了多久，但是苞米地无边无沿，她们总也走不出去。忽然娘发现了几棵黑悠悠^①秧，急忙喊姐。我大姨过来了。那些黑悠悠都熟了，黑黑亮亮的小果果挂在秧上，她们就在那里吃起黑悠悠来。吃着吃着，娘又发现了几棵柿子秧，上面结满了通红通红的小柿子，那些掸瓶状的小柿子玲珑可爱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红得起亮，像宝石似的，让人喜欢得心里痒痒。娘高兴得不知怎么好，为啥苞米地里有这样的好东西呢？因为苞米地太大了，黑悠悠啊，柿子啊，在那里随意地长，没人发现和糟害它们。娘就摘起柿子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喊我大姨，发现我大姨不见了。娘好急啊，她怎么也找不到我大姨。娘害怕起来。苞米叶子密密实实的，向上望去，苞米蓼竖叉叉地遮蔽着天空，一块一块的蓝天就像碎玻璃似的。娘喊着我大姨，没人应答，娘又急又怕。正惶急时，抬眼看去，见迎面站着一个光膀子的男人，裤子褪下半截，冲着娘嘻嘻地笑。娘吓坏了，抓起一把土扬过去，那人还是嘻嘻地笑。娘回身就跑，那人把娘扑倒在垄沟里。娘恍惚觉得是我爹，又好像不是我爹。娘攥着拳头狠狠捶那人，那人死沉沉地把娘压在身下，娘憋得喘不上气来，发出窒闷的呻吟，魔在她的梦里……直到我姐在身边推她，她才醒过来了。

我姐九岁，她叫小猫。她背着花篓到地里拣柴禾，回来见我哥和黄狗

① 黑悠悠：也称黑星星，野生的浆果。

并排坐在墙根儿下望天。她问：“娘呢？”我哥撇着嘴要哭，冲着后边一拨拉脑袋，哭唧唧地说：“猫下了^①！”我姐放下花簪，忙着进屋了。她推醒了我娘，我娘眼里还汪着泪水。我娘总梦见苞米地，一梦见苞米地她就哭。我姐问：“咋啦，娘？”我娘回过神来了，红了脸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又给你添个小弟弟。刚才梦见你大姨了……”我姐看到了我紫红色的小脸儿偎在娘的肘弯儿里，很丑很脏，额头绷着青色的小血管，闭着眼睛，像一只褪了毛的兔子。我姐用她粗糙的小手摸摸娘的额头，潮乎乎的，就问：“娘，你哪儿难受？”我娘脸上有些舒展，说：“猫儿啊，娘还好，哪儿也不疼，就是心里空得难受。你先给娘温点儿水，再熬点儿粥……狗仔呀，啥也不会做。”我姐就忙着去外屋灶下烧火，不一会儿，用黑瓦盆端进热水来，说：“娘，粥熬着呢，先洗洗吧！”我娘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她觉得头晕，天旋地转的。我姐爬上炕，扶住我娘。我娘的脸黄得像烧纸似的，额头渗出黏唧唧的汗，大口地喘着气。娘坐着，缓了半天，喘气匀乎些了，可是还在哼着。我娘说：“猫儿啊，看看锅去！”我姐说：“娘，你能行吗？”我娘倚着墙，点点头，示意把水盆往她身边挪一挪。我姐挪了水盆，出去了。我娘就洗下身，洗她大腿上的污血。接着，她用湿手巾擦我的身子，把我擦干净了。我娘把我托在手上，我的头仰垂在她的手臂旁，纤细的小胳膊，攥着蒜头般大的小拳头，蜷缩着小腿，柔细的胎毛贴在头皮上，闭着眼睛，一脸褶皱，虽然没有哭，但像哭，虽然没有吼，但像吼，是无声的哭，无声的吼。娘端详了我半晌，喃喃地说：“是个人形，可怜的小人儿啊！”

我姐在外屋喊：“娘，粥熬好了。”这时我哥也进来了，哭丧着小脸，说：“娘，我饿。”我娘说：“饿死鬼投生的，没用的东西！”就吩咐他再去拿铁锹来。我姐和我哥上炕，把那些被羊水和污血濡湿的灰土扫出去扔到粪堆上。我哥皱着鼻子，望着一片抹布似的东西，说：“这玩意儿扔到哪儿去啊？”他说的是我的胞衣。我娘说：“不能扔。猫儿啊，和狗仔在门槛下挖个坑，把它埋起来吧。”我姐说：“埋门槛下做啥？扔给猪吃得了。”我娘说：“罪过啊，咋能给猪吃呢？这是小子，得埋到门槛下，指望他顶门户啊！”我姐

① 猫下了：东北方言，指妇女分娩。

说：“那我的呢？埋到哪儿去了？”我娘说：“你是丫头，扔房顶上去了。”“为啥扔房顶上去呢？”“小子顶门，丫头攀高，指望你嫁个好人家呗！”我哥说：“我上房顶咋没看见呢！”“你啥都想看！”我娘呛他说，“晒了一夏，干巴得像角瓜叶子，秋天风给吹走了呗！”

我姐和我哥就去门槛下挖坑把我的胞衣埋了。

在我姐帮助下，放下了卷着的炕席，我娘抱着我，好歹挪到席子上来了。接着，我姐把粥端上来，给我娘先盛了一碗。我哥自己在一旁已经啼哩秃噜喝起来了。我娘喝了一口粥，说：“猫儿啊，罐子里有红糖，给娘刮一点儿来！”我姐说：“哪儿有红糖啊！”我娘说：“生狗仔的时候，你大姨带二斤红糖来下奶，还剩一些在罐子里。”“都六七年了，还有？”“有。”我娘说，“去刮一点儿来，娘嘴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”我姐就开了柜，掏出一个黑不溜秋的陶罐子来。我哥听说有红糖，放下碗，张大嘴巴，看着那个陶罐。陶罐用干巴的猪尿泡封着口。猪尿泡已经有好多年了，就像一块乌涂涂的半透亮的油布，又柔韧又结实。我姐解开麻绳，揭开猪尿泡，一股甜味道钻出来。“有！”我哥眼睛放光，高兴地叫起来，“真有！”我姐抱着罐子摇了摇，没动静，又冲着亮看了看，见里边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，凸凹不平地粘在罐子底。我姐说：“有，干巴了。”说着，伸进根筷子去搅。但那物硬得像石头，又用筷子用力捅，仍无动静。我哥急了，说：“你真笨，用刀刮呀！”就跑到外屋，把我爹常用的杀猪刀取来了。我娘说：“你小心着点儿，别再割了手！”我哥从我姐手里夺过罐子，把杀猪刀伸进罐子口里，又捅又刮地鼓捣了一阵，但终无效果，连点儿末儿都没弄出半点。我哥一着急，陶罐从手里滑下去，“吧唧”掉到地上摔个粉碎。我娘“啊呀呀呀”地叫起来，我哥抽着鼻子，傻呆呆地望着地上碎裂的罐子，想哭。我娘抄起身边的笤帚疙瘩冲我哥撇过来，嘴里骂道：“还大愿的呀……”一边骂一边急着往炕边挪。我姐忙拦住我娘，说：“一个罐子，碎就碎了吧，娘！娘……”我娘急得在炕上颠着屁股，喊道：“这还是你姥姥留下来的呀！这个笨犊子，还大愿的呀……”我哥挨了一笤帚疙瘩，跑到门后抹眼泪。我姐拾起罐子的碎片，说：“娘，这回红糖能弄下来了！”说着，拿起一块黢黑的石子般东西给娘看。我娘说：“快把糖块拣出来，把碎片子扔得远远的。可别叫你爹看见，那恶鬼知道了，不得

扒了他的皮！”我姐赶忙收拾，把罐子碎片收起来，扔到门东水坑里去了。

我姐给我娘的粥碗里放了一块红糖。我娘心疼那个罐子，说心口疼，吃不下。又叫我哥来喝粥，说：“这还大愿的啊，肚子里有馋虫啊，给他一块糖吧！”我哥听说有糖，从门后出来了，脸上净泪道儿，端起碗来用筷子搅和，发现里边果然埋着一块黢黑的硬石子，就“哧溜哧溜”地喝起粥来。他喝光了粥，可硬石子还留在碗底，就把它含在嘴里，“吧唧吧唧”地吮着，大口大口地咽唾沫，说：“娘啊娘，这玩意儿有点儿苦味哩！”我娘说：“嫌苦，你就把它吐出来吧。”我哥说：“不，到底还是甜的哩！”我娘叫我姐也含一块，我姐不含，说不得意那味儿。我娘好歹喝了粥，也把碗底剩的那块红糖含在嘴里了。

日影渐渐地变暗了，我姐和我哥出去把鸡圈进了架，回屋的时候，天就黑下来。我姐说：“娘啊，刚才我没细看，让我看看小孩呗！”我娘说：“也没啥可看的，就是个人形的肉蛋子呗！”我姐就点着了墙窝里的油灯，端过来，照我遮挡着破袄的小脸。我哥也凑过来看。他们撩了一眼，就把灯移开了。我姐说：“真小啊！”我哥说：“难看死了！”我娘说：“狗伢，你生下来比这还难看呢！”我哥撇撇嘴，躲到一边去了。

这时候我爹回来了。他的脚步声“扑咚扑咚”，震得土屋直颤，好像一个巨大的妖怪走来了。我娘立刻绷紧了脸，眼睛顺下来，身子瑟缩着，紧紧靠着墙，像要缩进墙里似的。她手忙脚乱，先把我托在胸口，似乎想把我藏起来，又觉不妥，便把我塞进盘屈的腿弯里，用破袄片紧紧遮住我的脸。我哥和我姐忙溜进墙角的黑影里，憋了气，不敢做声。我爹先是响亮地咳嗽一声，怀着仇恨“呸——”地吐了一口痰，好像要吐出他命里的晦气。接着他嘟囔着咒骂了一句什么，立刻响起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，他把院子里一只旧水桶踢翻了。我猛地一拘挛，“嗷”地大哭起来。我娘想用奶头塞住我的嘴，可她的身子如风中的叶子抖个不停，奶头怎么也塞不进我的嘴里。这时油灯忽闪一下子，一个大黑影子遮住了一切，我爹站在了地当间。

“你他妈的又生了？生，生，生，像母羊拉粪蛋子，还他妈供上溜了呢！”

我娘不作声。在我姐身下她生了两个，在我哥身下她生了一个，还不算两个流产的。那些来投生的魂儿太弱了，有的刚成肉身，有的连人形还

没成呢，魂儿就如断油的灯“噗啦”一下子灭了。他们早就喂了猪狗，可我活着，还咒天咒地地嗷嗷哭喊。

“你能不能让他闭嘴，这小×崽子，是我揍的吗？”我爹烦厌地说。

我娘好歹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，小声说：“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！”

我爹脸色狰狞，转着磨磨，咒骂道：“倒霉！倒霉！倒他妈八辈子血霉了！”

“又输了？”我娘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×他妈的曲八万，都叫他划啦啦！”我爹眼珠子通红，半边脸肿起老高，他捂着腮帮子，“啞啞”地吐着气，“你在家生，我在外边输，杂种×的，还有活路的么！”说着，他打开了柜盖，把几个破包袱，一串旧铜钱，猪羊嘎啦哈^①“噼嚓啪嚓”扔出来，撇着腚探进柜底掏出个小布口袋掖进怀里，回头就往门外走。

我娘惊恐地看着我爹走出去，直到破大门“咣啷”一声，脚步声消失了，这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
我姐和我哥睡去了，我娘倚着一堆破棉絮，颜面苍白，泪水无声地流淌。我也睡了，虽然我像死去一样无知无觉，但是我的魂儿已经来到人世了。风在原野上呼啸，天上没有星星，老黄狗在外面的柴垛里发出悲惨的呜咽……这就是我来到世界的第一个夜晚。

2

我五岁了。

我叫狗蛋，这是我爹起的名字。

“狗蛋呢？”我姐提着一瓦罐水，挎着柳条筐来到我娘跟前。

“在垄沟里。”我娘直起腰，接过瓦罐，“咕嘟咕嘟”喝水，她的头发被汗水黏在脸上，一绺一绺的，她的手上满是泥土。

我姐站在那里张望，她只看见满世界的秧苗，还有我哥晒成焦糊色的

① 嘎啦哈：猪、羊的踝骨，常用作北方乡下孩子和妇女的玩具。

瘦骨棱棱的脊背，她看不见我。

我在垄沟里，在秧苗底下。我是一只蝼蛄，自打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就一直在垄沟里爬着，爬累了，我就睡在垄沟里。

“狗伢，狗伢，吃饭啦！”我娘喊道。

日头把我哥晒晕了，他起得猛，一个趑趄栽在垄沟里。但是他又摇摇晃晃站起来了。他像个喝醉的小老头儿一样往我娘这边走，小脸儿如抹了油的驴粪球子，十一岁的皱纹刻在他窄窄的额头上，光头皮上残留着一道道汗渍。他过来了，也先是捧起瓦罐灌了一通水，接着抓过饼子，大口大口地吞起来。小细脖青筋凸起，饼子进了喉咙，一咽一抻脖儿。娘说：“狗伢，你慢点儿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！”我哥不作声，一个劲儿地吞饼子喝凉水。

我娘嚼着饼子，在垄沟里找我，我姐和我娘隔几个垄沟，也帮着找。她们喊着：“狗蛋，狗蛋来——”

我从苞米地爬进了土豆地，在一棵倭瓜秧下睡着了。本来我可以走，但是我的腿有些软，总也站不稳，立起来，跌跌撞撞，被秧苗牵绊着，老是栽跟头。所以我一直是爬的。爬的时候，我的肚皮贴着干爽或潮湿的泥土，又温暖又柔和。我娘把我放在垄沟里的时候，我从不安心地待在原地，我必须在泥土上爬。我也不知道要爬到哪里去，反正我必须爬，只要我醒着，我就要爬。我爬累了的时候，常常抓住深扎在泥土里的秧苗，抓住苞米秆子粗壮的根茎。有时候我也长久地停留在那里，仰着脑袋看着头顶丫丫叉叉的叶子，日头照下来，斑斑点点的日影和被叶子滤过的绿色阳光格外叫我着迷。我看着苞米裸露在土地上的根须，那些暗红色的根须像血管和筋络，更像一双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攫住泥土。我顺着垄沟看去，那是一条被秧苗夹峙的看不到尽头的通道，不知通向哪里。我知道，耗子和虫子在泥土中也有这样一条通道，就像耗子和虫子，我喜欢垄沟，喜欢我的通道，我不需要方向，更不需要目标，我就是喜欢在垄沟里爬或者睡觉。

可是我娘找到了我，她把我抱起来了。我迷迷登登地看着天空，天空蓝得晃人眼睛，热咕嘟的风吹得我难受，我真想大哭一场。这时候，我娘及时地塞到我手里一个饼子，我苦着脸，打消了哭的念头，开始嚼起饼子来。

我坐在我娘怀里嚼饼子的时候，我哥吃完了饼子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垄

沟里了。我姐说：“娘，你歇一会儿！”她拿着扒锄子顺着垄台间起谷苗来。她戴着一顶麦秸编的破草帽，匍匐在田垄上，一件土黄色的褂子被汗水湿在背脊上，从后面看非常像我娘。我坐在娘的大腿上，听到她呼哒呼哒地喘气，觉得她凸起的条条肋骨和凹陷的胸脯一收一放地动着，她的嗓子里有一种“啞啞”的声音，好像一个小人儿在她肚子里哑着喉咙叫喊。我娘说：“下边去吃，娘要干活呢！”说着，把我推到垄沟里去了。她站起来，一时站不稳，用拳头捶着腰眼，慢慢地蹒跚着走到我哥身边。我哥在睡觉，脸上一层汗，粘着尘土和草叶，她站在那里看着我哥，轻声唤着：“狗伢，狗伢哎，起来干活吧！”我哥不动，蜷在垄沟里，像死了一样。我娘忽然压低了声音，惊慌地说：“狗伢，快，快起来，你爹来了！”我哥还在迷怔中，但他猛然睁开了眼睛。我娘又说了一句：“你爹来了！”我哥屁股上像安了弹簧，“蹦”地一下子蹦起来。

我娘不是吓唬我哥，我爹真来了。我爹从地头那儿晃悠悠地向这边走，他光着头，敞着怀，像一条被打懵的狗，里倒外斜在田垄上蹒跚。我哥抓起锄头，躬着腰，连忙匍匐在垄台上。我爹离老远就摆着手，哑着嗓子喊：“别干啦，别干啦，别××干啦！”我娘、我姐和我哥住了手，惊骇地望着我爹走过来。我爹铁青着脸，胡子拉碴，眼珠子蒙着血丝，凸起的颧骨如梆硬的石头，说：“回去！回家去吧！”我娘害怕地问：“咋啦？”我爹说：“输啦，让我输啦！这块地是曲八万家的啦！”我娘问：“青苗呢？青苗也输啦？”“还说啥青苗啊！羊被人赶走，羊毛还能归你呀！”我娘一屁股坐在垄台上了。

我爹没了踪影，我娘坐在地上哭。她没了眼泪，像一头绝望的母狼在干嚎。她周围的田垄和秧苗被她的身体蹴平了，她哭喊着，连连叫着：“天哪！天哪！天哪……”她的两只手不停地在身子两侧扒着，扒出两个深深的土坑。我也在哭，我被这个情景吓傻了，跟着娘嚎，我不能停下来，哭嚎使我不那么恐惧。我姐和我哥站在我娘身边，我姐无声地流泪，连连哀求：“娘，娘，回家吧！回家吧！”我哥傻站着，如一棵死树。

在失去的土地上我娘哭嚎了一过晌。她母狼一样的哭声被晚风撕成了丝丝缕缕，飘散在灰亮的天空下。要落的日头射出血一样的光，把我们的影子长长地拖在田垄上。我娘后来哭晕了，她闭着眼睛，躺倒在地上。

晚风送来“唧唧”的虫鸣，庄稼叶子在风中发出窸窣的声响，大圆月亮升起来，照着苍凉的大地。土地的温热和庄稼凉浸浸的气息从毛孔进入我身体里去，我打了个冷战，真想像蝼蛄那样深深地钻到泥土里去……

满世界的罌粟花啊，那么白那么白那么白！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白净轻软的东西，罌粟花啊！

我还是在垄沟里爬，娘说：“你不能老是爬呀爬，养个猫能抓耗子，养只狗能看家，养你就为的在垄沟里爬吗？冤家呀！”她教我拔草。拔草就拔草，只要能在垄沟里，就让我拔草吧。

我在罌粟地里拔草。我的腿还是站不稳，总是东倒西歪的，好在我习惯了爬行。我也不愿意站起来，我愿意把自己藏在庄稼棵子里，更愿意把自己藏在罌粟花下。当我的膝盖和胳膊酸软无力时，我就像蜥蜴那样用肚皮贴着土地，或者翻过来，眨巴着眼睛望着天空，望着头顶的罌粟花。天上的云朵静静地飘浮着，罌粟花在我的头顶和四周静静地开放，满世界没有一点声音。灰绿色的罌粟叶子密密实实，一只蓝色的硬壳虫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，它顺着茎秆爬到了花萼下，用触须碰着头顶的白色花瓣儿。那株罌粟像被谁“咯吱”似的，笑得眼儿眼儿的，浑身抖个不停，硬壳虫终于撑不住，一下子掉到我的脸上。它爬过我的脸，爬到了鼻梁上，它的小爪子叫我痒酥酥的。当它停在我的鼻尖上时，它的身子抖动着，运着力气，想飞起来。我一把把它抓在手里。我合起手掌，它在我的手心儿里拱。我展开手掌时，那个惹眼的蓝色的小东西卧在我的手心儿里，它非常害怕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开始慢慢爬行。我又合上了手掌，让它在黑暗中一边哭叫一边拱我的手心儿。我的手合上又展开，展开又合上，就这样折磨着那个小东西。后来我没了兴致，它也要死了，我抓了把土面儿把它埋上了。万物来于泥土，也终将归于泥土。当我老了的时候，神这样对我说。我还没有听到神的道理时，我就把硬壳虫埋进土里了。

我困了，想睡觉。正当我迷糊时，听到有人“唧咯唧咯”地说话，一个女人惊叫道：“哎呀！哎呀！真美啊！真好啊……”接着，我听到曲八万的大儿子曲端平的声音：“这是李大毛楞家的葫芦沟地，五亩地全种了大烟，他

想翻本儿呢!”我正想坐起来,忽然一个女人“噼哩扑楞”地跑进来,一边跑,一边笑,喊着:“太美啦!太美啦!”我看到一个女人的绣花鞋和白净的小腿,还有黄缎子旗袍的下摆在我眼前飘过去。接着,一个白光光的屁股出现在我头顶不远的地方,那女人骑着垄沟“哗哗”地撒起尿来。女人的骚味混合着罍粟花凉浸浸的香气让我发晕,我越发不敢动。等他们走远了,我悄悄地爬起来,看到曲端平和女人要走到葫芦沟底了。曲端平穿着一身黑制服,戴着一顶大盖帽,但是腰里没挎匣子枪,却摇晃着一根柳条子赶着一头毛驴。他和毛驴都是黑色的,所以骑在驴背上的女人就显得非常扎眼。女人的黄缎子旗袍和露在外面的白腿明晃晃的,她手里擎着两朵金黄金黄的小葵花,在日头下晃花了我的眼睛,这个光景叫我记了一辈子。

日头像个大火球挂在西天上,只有树梢那么高了。我饿,我渴,觉得自己的肠子如倒空的口袋,又像日头地儿里风干过的猪尿泡,瘪瞎瞎地贴在后脊梁上。我嚼着一种叫酸苣浆的野草,嚼得嘴里粘唧唧的,我还吃一种叫老鹅嘴的野果,有点甜味儿,但是吃多了总是放屁,肚子空荡荡的却总像有一股邪气在里面乱窜。罍粟花和叶子都不好吃,就连虫子也不吃,我当然也不吃。不管咋的,我得回家了。我要吃苞米饼子,或者喝一碗苞米粥,我得回家了。

我还没有进村,就听村里闹嚷嚷的,一片嗡嗡嗡,嗡嗡嗡,好比一大团子马蜂飞来了。在那嗡嗡中,有一个声音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喊,好像是我爹。进了村,就见很多人聚成一堆,男的、女的,大人、小孩,跑着,笑着,闹着,叫着……像一个破线团子在街筒子间滚动。我走过去,在人堆里看见了我爹。我爹红头涨脸,手里抓着自己的破单裤在头顶上摇着,一边摇,一边跳着脚破口大骂:“曲八万,我×你八辈儿祖宗!有尿你出来!出来!”他敞着怀,光着屁股,裆下乱糟糟一片黑毛,一只手摇着破单裤,另一只手把胸脯子拍得“啪啪”作响。我爹的样子把我吓傻了,他的嗓子已经嘶哑,眼珠子通红,在人们起哄中,他一蹦老高:“曲八万,你他妈玩儿赖,玩儿赖!我李金贵谁也不怕,脑袋掉了碗大的疤……你出来!出来!我把你掰了,扯住你的小腿就像掰个虾蟆,哧啦——一掰两半!把你的小腿塞到屁眼里当猪养!出来!你给我出来!”在人们的笑闹和吵嚷中,这个乱哄哄的破

线团子一直滚到曲八万家的大门口。

“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……”我爹的声音就像被镰刀拦腰砍断的高梁秆儿，嘎巴就断了。他大张着嘴巴，提着破单裤，两眼发直，看着站在曲八万家土门楼子外的一伙人。曲八万穿着长袍子，手里“咯棱咯棱”地转着一对钢球子，他的两旁站着两个穿黑制服的人，一个是他的儿子曲端平；另一个四十来岁，一脸黑胡茬子，脸膛红亮，是区公所所长袁大板子。老曲家的几个孩子和娘们儿站在他们身后，我还看见了曲端平的新媳妇——那个穿黄缎子旗袍黑绣花鞋的女人。娘们儿们看见我爹光着腚，“呼啦”一下子跑到门楼里去了。曲八万喝道：“李大毛楞，你他妈喝点儿尿水子，撒什么野！”我爹脸煞白，舌头硬了，结结巴巴地吭哧着：“八，八，八爷……”袁大板子抢步上前，照着我爹“啪啪”就是两耳光。我爹一边脸上一个红手印，直眉楞眼地看着袁大板子，嘎巴着嘴，发不出声来。袁大板子喝道：“跪下！”这一声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我爹一哆嗦，我爹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，软丢当地堆下去，两膝着地，噙着脑袋，瘫缩在袁大板子脚下。袁大板子说：“捆起来，送区上去，到区上我再过他的堂！”我爹就趴在地上磕头，哭咧咧地叫：“所长，所长，八爷，八爷啊……”曲八万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他喝多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别和他一般见识了。”曲端平过来拉住袁大板子的胳膊，说：“六舅，走，进屋进屋，进屋喝酒去，一会菜凉了！”袁大板子照我爹踹了一脚，说：“这熊××样儿的，还想起么蛾子^①呢！今天先记下账，下次再耍狗馱子^②，我揭了你的皮！”说着，和曲八万父子转身进院了。

我爹还在那儿跪着，不敢抬头。大伙说：“走了，走了，起来吧！”我爹这才爬起来，抹了一下脸，向四周撒眸一下，冲着曲八万家的土门楼子呸——地吐了口血唾沫，沿着大街扬长五道地去了。

① 起么蛾子：作妖，闹事儿。

② 耍狗馱子：做出非常的举动或表演惹人发噱。

我爹光着身子骑在我娘的身上，“吭哧吭哧”地叫唤。我迷迷糊糊爬起来，以为我爹又在揍我娘，我就喊：“爹！爹……”一边叫一边去抱他的脚丫子，想把他拖开。我爹飞起一脚，把我蹬到地下。我的身子就像一个皮球，撞到北墙上反弹回来，脑袋“咣当”磕到柱子上，立刻就死过去了。

我死之前，还听到我娘叫了一声。她光着身子蹦下地，把我抱在怀里，我感觉到了娘的光身子，后来我就不知道啥了。

我听到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我，声音细细的，如大风里的游丝，飘远又飘近，恍惚没了又有了，有了又没了。我陷在一片稀泥里，拔不出脚也发不出声，天和稀泥一样黑稠，无边无沿的。好像神还没有说：“要有光。”所以一点儿亮也没有。我忽然看见那细细的游丝了，它在黑空里飘，渐渐地变粗，粗得吓人，如一截直筒筒的大梁柁向我戳过来。我耳朵里有一层膜被捅开了，我听到娘的哭喊声。我的脑袋像一个臭鸡蛋，晃荡晃荡的，我看见我娘的脸大得像一个磨盘，模模糊糊地一片光亮，梁柁、檩子、屋顶铺的秫秸还有土墙忽悠悠地转，我身子抽成一团，翻着白眼，咬着牙关，嘴角和下巴上全是白沫子……

我昏睡了两天醒来了，万事万物在我眼前全变了样子。我走到门外，看到我家的院子、仓房和菜园，这些熟悉的东西我认不出来了。它们一会儿是透透亮亮、清清爽爽的，一会儿又是毛毛糙糙、黑咕隆咚的。卧在墙根下的母猪变得奇大无比，我能数清它的眼睫毛，它对我瞪着恶狠狠的小眼睛；母鸡们在我眼前是花花绿绿的一团，分不清个数，只见它们无数黄澄澄的圆眼睛盯着我，我家的大黄狗跑来了——它是从前的老黄狗的女儿——它竟然大得像一匹马……更可怕的是我家的院子，明明是溜平的地，可是忽然间成了深不见底的大坑，我怎么也不敢朝前迈步。可是有什么东西推着我往前走，我吓得嗷嗷叫唤，我的声音就如一头畜生发出来的，是一种瘆人的干嗥。我被人推进深坑，奇怪的是竟没掉下去，我腾空踩着溜平的深坑，腿软得像两根面条。我看见了爹爹、我娘、我姐和我哥，他们就像玻璃